

一日,走在上海虹橋開發區前的天山路上,在陳舊的工房住宅樓下的街邊,兩個老太在互打招呼。其中一個手里端了一口小鋁鍋,鋁鍋看上去已經有年頭了,換了底,蓋上有一些瘍瘡。

這老太對那老太說,燒泡飯時不當心燒焦了鍋底,她正要去那邊工地上,問人要一些黃沙來擦一擦。兩個老人說着話,她們身後是開發區林立的高樓。

新型的光潔的建築材料,以及抽象和理性的樓體線條,就像一面巨大的現代戲劇的天幕。這兩個老人則是生動的,她們過着具體而仔細的生活, 那是過去的生活。

那時候, 生活其實是相當細緻的, 什么都是從長計議。在夏末秋初,豇豆老了,即將落市,價格也跟着下來了。

於是,勤勞的主婦便購來一籃籃的豇豆,撿好,洗淨。然後,用針穿一條長線,將豇豆一條一條穿起來,晾起來,曬干。冬天就好燒肉吃了。用過的線呢,清水里淘一淘,理順,收好,來年曬豇豆時好再用。



# 過去的生活

縫被子的線,也是橫的豎的量準再剪斷,縫到頭正好。拆洗被子時,一針一針抽出來,理順,洗淨,曬干,再縫上。農人插秧拉秧行的線,就更要好收了,是一年之計,可傳幾代人的。

電影院大多沒有空調,可是供有紙扇,放在檢票口的木箱里。進去時,拎一把,出來時,再扔回去,下一場的人好再用。

這種生活養育着人生的希望,今年過了有明年,明年過了還有後年,一點不是得過且過。不像今天,四處是一次性的用具,用過了事,今天過了,明天就不過了。這樣的短期行爲,揮霍資源不說,還揮霍生活的興緻,多少帶着些“混”。

梅雨季節時, 滿目的花尼龍傘,卻大多是殘敗的。或是傘骨折了,或是傘面脫落下來,翻了一半邊上去,雨水從不吃水的化纖布面上傾瀉而下, 傘又多半很小,柄也短,人縮在里面躲雨。

過去, 傘沒有現在那么鮮艷好看,也沒那么多的花樣:兩折、三折,又有自動的機關,“嘩啦”一聲張開來。那時的傘,多是黑的布傘,或者蠟黃的油布傘,大而且堅固,雨打下來,那聲音也是結實的,啪、啪、啪。有一種油紙傘,比較有色彩,卻也比較脆弱,不小心就會戳一個洞。但

是油紙傘的木傘骨子排得很細密, 並且那時候的人,用東西都很愛惜。不像現在的人,東西不當東西。

那時候,人們用過了傘,都要撐開了陰乾, 再收起來。木傘骨子和傘柄漸漸地,就像上了油,越用久越結實。鐵傘骨子,也絕不會生鏽。傘面倘若破了,就會找修傘的工匠來補。他們都有一雙巧手,補得服服帖帖,平平整整。撐出去,又是一把遮風避雨的好傘。

那時候,工匠也多,還有補碗的呢!有碎了的碗,只要不是碎成渣,他就有本事對上茬口,再打上一排釘,一點不漏的。今天的人聽起來就要以爲是神話了。小孩子玩的皮球破了,也能找皮匠補的。藤椅,藤榻,甚至淘籬壞了,是找篾匠補。有多少好手藝人啊!

現在全都沒了。結果是,廢品堆積成山。現在的生活其實是要粗糙得多,大量的物質被匆忙地吞吐着。而那時候的生活,是細嚼慢嚥。

那時候,吃是有限制的。家境好的人家,大排骨也是每頓一人一塊。一條魚,

要吃一家子。那時,吃一只雞是大事情,簡直帶有隆重的氣氛。

現在雞是多了, 從傳送帶上啄食人工飼料,沒練過腿腳,肉是鬆散的,味同嚼蠟。那時候,一塊豆腐,都是用鹵水點的。綠豆芽吃起來很費工, 一根一根摘去根須。現在的綠豆芽卻沒有根須,而且肥胖,吃起來口感也不錯,就是不像綠豆芽。

現在的東西多是多了, 好像都會繁殖,東西生東西,無限地多下去。可是,其實,好東西還是那么些,要想多,只能稀釋了。

這晚,去一家常去的飯店吃晚飯,因有事,只要了兩碗冷麵。其時,生意正旺。老闆和夥計上上下下地跑, 送上活蛇活魚給客人檢驗,復又回去,過一時,就端上了滾熱的魚蝦蛇鱉。就是不給你上冷麵,死活催也不上,生生打發走人。

現在的生意也是如此, 做的是一錘子買賣。不像更遠的過去,客人來一回,就面熟了, 下一回, 已經與你拉起了家常。店家靠的是回頭客,這才是天長日久的生意之道。不像現在,今天做過了,明天就關門,後天,連個影子都不見了。生活,變得沒什麼指望。

文:王安憶 圖:謝友蘇



# 太過認真你就輸了

最近, 兩周多一點的小女兒迷上了捉迷藏,眼見着她鄭重其事地躲到客廳的窗簾後, 然後喊道:“爸爸,找我呀!媽媽,找我呀!姐姐,找我呀!”我聽了直覺得好笑,明明知道你藏在了哪里,還讓我們去找?這時大女兒從臥室出來,一眼就看到被手抓來抓去抖動不停的窗簾,但還是邊走邊自言自語:“小天使呢? 在餐桌底下嗎?” 窗簾後頭傳出聲音:“沒有!”“在沙發後頭嗎?”“沒有!”“在電視後頭嗎?”“沒有!”“在窗簾後頭嗎?”“有!”此時,大女兒已走近了窗簾,用手一揭,銀鈴般的笑聲便回蕩在了整個屋子里。接着,小女兒又藏到拉起的窗簾里,繼續喊道:“姐姐,找我呀!”……就這樣,小女兒一遍遍地藏在窗簾後,一遍遍地被姐姐找到,樂此不疲地玩著遊戲。

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小時候和夥伴們玩捉迷藏遊戲。在我家院子里和棚子里的那些可藏空間,每次我都能迅速找到其他小朋友,而其他小朋友卻鮮有找到我的時候,爲此我揚揚得意。那天,我的夥伴們又來到我家玩捉迷藏。當時院子里空空曠曠,根本無藏身之地,只有昏暗的堆滿雜物的棚子里才勉

強藏得住人。他們先藏, 我來找,一個一個都被我揪了出來。接着我們幾個藏, 剩下那一個找。這次, 我藏在牆角的洋灰櫃上邊,用大掃帚一擋,屏住了呼吸。其他夥伴都被找了出來,唯有我,沒被找到。許久,夥伴們一起找我一個人, 他們在棚子里上上下下找遍, 又跑到院子里去找, 一邊找一邊喊我的名字。看着這一切,最初,我很享受他們找不到我的樂趣,可漸漸地, 夥伴們的聲音越來越遠,我等了好長時間,也沒見他們回來, 一個人留在家里冷冷清清。第二天見面, 誰也沒問我究竟藏哪里去了, 此後,他們玩捉迷藏遊戲誰也沒再叫過我。那一天勝利的喜悅變成了淡淡的被遺忘的感傷。

現在回想起來,和如今小女兒玩捉迷藏遊戲相比,我當時其實是對遊戲太過認真,以至於失去了很多樂趣。而生活中,或者工作中,許多事情就像是一場“遊戲”。但無論“遊戲”是否重要,我們認真對待它總是應該的,也是必要的。就像我認真地藏起來要同伴找,還有我的小女兒,其實她在每次躲藏時,都很認真地用窗簾把自己裹得嚴嚴的。我們的每次認真,都表示出我們對“遊戲”的重視,對參與“遊戲”的同伴的尊重。

然而,“遊戲”結束,對於“遊戲”的輸贏結果,我們卻不應過于計較。只要“遊戲”前我們認真準備,過程中認真參與了, 輸贏就都不再是重要的事了。就像我小時候,爲了贏得這場遊戲,任夥伴們千呼萬喚也不出來,以致日後成天爲大家對我的冷落而不開心,心情糟糕透頂。這樣,就算贏了整個世界又如何?我的小女兒,雖被大女兒一遍遍地逮到,輸了遊戲,卻贏得了半晌歡愉,你能說她輸了嗎?

有些事,認真就能贏,但有些事,太過認真你就輸了。

# 疫情三年 最好的活法:一個字一淡

財富,你要看淡

錢貴,財貴,地位貴,權勢貴,都貴不過命!人這一生,命最貴。不要爲了金錢,拼了命;不要睡得太晚,忽略命。有命在,才有資本,命沒了,金山何用?得失,你要看淡

是你的,別人搶不走;不是的,你也奪不來。人生別勉強,勉強來的,擁有了也會失去;感情別將就,將就過後,最後只剩下遺憾。該珍惜的時候,別敷衍,該放下的時候,別揹負!

人心,你要看淡

有些人,你越是對他小心翼翼,他越是對你變本加厲。和人往來,一顆真心最貴重!沒有真心,甯在他身上浪費情感。人這一生太短暫,要把時間留給懂得珍惜的人!

是非,你要看淡

對對錯錯, 干嘛那么糾結?有些人你和他爭個什麼勁?道路不同,不同謀,三觀不合,不強求。和懂你的人說話,舒坦,和不懂你的人論理,揪心!

過去,你要看淡

活在過去,是最笨的

做法,因爲那是在耽擱現在!過去回不去,將來甯在意,好好珍惜你眼前的點點滴滴,不要等到再度失去,徒留悔恨和遺憾!

年齡,你要看淡

不同的年齡,不同的領悟;不同的階段,不同的心態。人這一生,我們終究要從小走到老,年齡只是數字,心態才是一切。心態不老,我們便永遠美麗如初!



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說過:“善性是難能可貴的,也是高尚和值得稱讚的。”英國哲學家羅素也說:“在一切道德品質中,善良的本性是世界上最需要的。”

善,是一種內質,一種品德,一種操守。在一個社會、一個單位、一個團體內部,如果善成爲所有人的行爲主導,那這個社會、單位、團體,就有了發展的基因和傳承的血脈。“勿以惡小而爲之,勿以善小而不爲”,這既是對人的良苦勸誡,也應是人的言行規範。

但善亦有度,很多時候,良好願望不一定帶來如意效果,善良也是。倘若超過某種限度,即使你的出發點沒有任何私心雜念,也完全是爲他人着想,可換來的,卻可能是他人的厭煩,甚至怨恨。到頭來,付出善意的和接受善意的,都會受傷。

我所在的一個微信群里曾發生一件事:一位群友發來個淚流滿面的表情,說他母親和弟弟年初雙雙患了重病,雖經半年時間治療,但絲毫無效,家里積蓄已花光,且還欠了很多外債,搞得他心力交瘁,難以支撐。

一方有難,八方支援。在一位群友倡議下,群里所有人都伸出了援手。大家你一百他三百地,無私捐起款來,使那位群友深受感動,一再表示謝意。捐款都統一打入提倡議的群友銀行卡里,再由他轉給那位群友。每天,倡議者都在群里公佈捐款人名單和所捐數額。

當時,我對倡議者的做法提出異議。我說

這樣不好,捐款由他幫助轉過去就行,沒必要天天公佈,這樣只能給捐助者和受助者增添不快和煩惱。因爲,捐助者的捐助是個人行爲,很多人不希望別人知道;而受助者本人,也不願把自己的困難放大,讓天下人皆知。這對雙方來說都是秘密,不需告訴別人。但倡議者對我的異議也提出異議,態度強烈。他說善良的行爲沒必要想那么多,只要大家心盡到了,讓受助者緩解下燃眉之急,是人之常情,無可厚非。

就在我與倡議者私下“交鋒”時,受助者也在群里接連發出“告示”,希望大家不要再捐款了,也不要再議論它,更不要再擴大它。而倡



# 善良的傷害

議者依舊我行我素,不但如此,他還把倡議捐款的信息發佈到其他群里,導致有些人開始懷疑受助者的家庭境況是否真實。對於大家的議論,倡議者還是“據理力爭”,始終不放棄自己的想法和行爲。

結局可想而知。一天受助者突然退群,不再與群里任何人聯繫,包括倡議者本人。這讓倡議者很是受傷,在群里發了一星期的牢騷。對於他的不解和惱怒,沒有一個人回應。

這是別人的故事。這樣的事,在我自己身上也發生過。

有段時間,我身體不適,就想一個人靜靜休息。可是,知道消息的親人朋友,接二連三打來電話,

詢問我的狀況,表達善意的關心和問候。有時,一個人一天打來若干個電話,語之柔,愛之深,情之切,很是令人動容。

初始,我還滿懷感激。可電話多了,就成了種負擔,搞得自己心神不寧,原本不佳的狀態,顯得更加糟糕,並開始厭煩這種關心和問候。

仔細想一想,才明白,他人善意的關懷並沒有錯,錯就錯在沒掌握好時機和火候。就像炒菜,火候正好,菜才可口。火小,菜便生了;火大,菜則糊了。

古人言,上善若水。水,有滋養萬物的德行,它使萬物得到它的利益,而不與萬物發生矛盾、衝突。人生之道,莫過於此。善良之行,亦然。當你的善舉給他人帶來困擾煩惱時,該放下就放下吧,千萬不要“一意孤行”。凡事都要多站在對方角度去考慮,否則,善良造成的後果,必然是一種莫大的傷害。

中國當代作家王小波說過一句話,很值得我們深思。他說:“善良要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,所以讓我去選擇道德根基,我願選實事求是。”

善,也應實事求是。別人需要時,不要有絲毫保留;別人不需要時,適可而止。這樣,善言才能說到心里去,善舉才能做到無瑕疵。而這關鍵,就是把自己變成對方,然後思考善的限度和方式。

有時,自以爲是,既傷人,又傷己。最可悲的結局是:最親的親人,最好的朋友,最近的同事,與你終將陌路。